



卷四十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郎中右內率府錄事兼軍事崇賢館監學士臣蘇頌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

策名謂君簡書田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問休暢幸甚

幸甚其小雅曰非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新論痛門

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之傷矣

望風懷想

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厚蒙

荅慰誨勤

勤者經日能不慨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

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觀但見

異類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賜於異韋韡切巨毛切

類

主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幘以禦風雨

醢醢以充飢渴

與為歡胡地

玄冰邊土慘裂

蕭條之聲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

牧馬悲鳴

嗟乎子卿

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上念老母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負國恩為世所悲

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文駟駟牧馬詩

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馬身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奔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
御曠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
心以自明勿土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五逸注
巴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攘臂下車衆皆悅之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支令人悲增怛耳雨雅
憂也方信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曰意卒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
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
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謂曰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
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然猶斬將奪旗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贊按取日奪
日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
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意
子成父文四十一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戰戰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毅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空也

言空首奮擊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

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

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子山漢軍敗弓矢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

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反曰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皆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者莫其駢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子孫曰重耳將自殺

隨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勾踐自會稽十年撫循其士民吳王比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相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

家母弟妻以備漢於是陵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執韓彭殖孟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曰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

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竟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迂如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今其舍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

猶肉醬也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

侯執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取報功也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賈臣謂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封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刃自到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依死朝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虜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竊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以其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

國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發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毋顧而不悔

若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對陵毋為負德論語曰德不

概概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悉誠能安

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以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

謂任立政大將軍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

自愛人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

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勤懇懇懇

懇懇懇懇忠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款之兒也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幸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白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

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也和氏璧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書曰應谷但有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曰淺卒卒無須更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也得竭至意令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表也取厚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

謂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官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論音始懣劬曰詬取也詬文

其詬尋比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出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

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

於是取之去衛過曹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謂趙良

也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

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又同

子參乘衣絲綵色蘇林曰趙談也與迂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今刀鋸
之餘薦薦天下豪俊哉記履貂曰臣心僕賴先人緒業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餅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與言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尸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
容亦无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
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

維網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

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闕茸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蘇丹子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僕薄也出入周衛

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

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

謂多士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力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

僕觀其為人身守奇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古師

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曰卒備

行也臣贊以為媒謂通合僕誠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存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音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

之師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杀

敵日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闔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晉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文四十一

宣

音類善曰類古扶字言流血在面如盪類也說文曰類
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已盡但張空拳
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帥白起雖坑趙卒向
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沉三十萬被堅執
銳乎類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比鄉回爭死敵
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峻稽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杜日陵
上甚悅之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都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內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
少率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中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滿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耻柴懈之辭言欲廣主

耻塞群臣睡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

功上以遷周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奉手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鄭玄曰奉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師古曰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俾次也若人相次也
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宮今良諸法云詰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
室者屬少府類監云茸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
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文史星曆近
詎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封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牛三二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蝓也蟻蚘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首理也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其次謂以之笞人同謂之箠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鬻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

臬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

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

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

以共承宗廟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

曰杜乃獲敵乃穽言威為人所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聲也雖以墳木為吏期於不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

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

且西伯伯也拘於羗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

囚西伯於羗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諫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斬左右趾

皆殺之梟其首道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詈者又斷舌

故言具具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囚之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文四十一

十四

宣

食禮甚甲有子胥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賈高
捕午說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賈高等
乃壁人拍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拍人者迫於人遂去賈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補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賈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魏其大夫也衣赭衣
關三木三木在頭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日楷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韋昭曰桎韋切
桎兩手合也楷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季布為朱家鉗**
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匿於漢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土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會灌夫曰將軍過相田
蚡許諾夫以語嬰益牛酒夜兩掃帳具自旦侯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戶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牛毀程不識耳語謂夫曰今衆辱程
長者為壽乃効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尤曾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令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毅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

縲繼墨索也紲繼索也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也所以拘罪人也且夫臧獲婢妾破虜為奴隸韋昭曰

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

揚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鄒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各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

顏篇曰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陳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臆

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王為計謀田忌從之魏不韋遷蜀世傳

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所拘章昭曰美音酒

史記曰吾道不行矣

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不知每令出平

病聽之不

國語左丘

孫子臆

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而黥之欲隱勿見

孫子於威王威王

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魏不韋遷蜀世傳

大破魏軍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仲父當是時魏有

下士嘉賓以相

致食客三千人是

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紀三十餘萬言以

咸陽市門

與千金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璞曰音掛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見已情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則不孫則不孫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卓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溫色僕誠必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汗烏切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勝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三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志
人尸居環堵之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三
室不知所知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騫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

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切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勸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二首

揚子幼

漢書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識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

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叔自以所不及爾雅曰慤慤其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爾雅曰慤慤其厚然竊恨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論語曰小人過也必

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也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飭之責矣矣

論語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不素飭也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比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

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揚揮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法謂將軍塞責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孥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漢書注曰喪不

過三年臣復初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一臣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湏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此賈豎之事汙烏卧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佳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白王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于木此二人者君

皆師凜然皆有節既知去就之分頃若足下離崔上謂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難鄭玄曰子弟貪鄙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

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

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

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

傳毅詩曰但年如流

勢茲暇曰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痛歎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

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末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邢云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

言

字

遷

其

孔

為

徵

位

司

馬

誰

不

安

如

流

勢

茲

暇

曰

二

公

謂

操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

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

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

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

傳毅詩曰但年如流

勢茲暇曰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痛歎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

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末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邢云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

言

字

遷

其

孔

為

徵

位

司

馬

誰

不

安

如

流

勢

茲

暇

曰

二

公

謂

操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

賈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

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對曰死馬

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

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至者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甲身厚幣以禮賢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燕香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宗篤斯

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叔元心

辟召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奔時故吏三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賈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乎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乎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劉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客者此亦權時救急

也一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敢指斥君故言朝廷者不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如

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輒食與肉既

而與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輒食與肉既

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舖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中

山君有事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中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繪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而獲二死士勝母未詳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琦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伯通與吏

鴻奎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齋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龍乃發步騎三千人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鳥鵲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惡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

亦使功曹寇恂請寵結謀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共歸世祖子曰况字俠遊

讓屢有降托之言晉書曰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

注曰齊燕楚韓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方今天下滴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長為羣后惡

法求為功臣臨金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定海內者無私讎

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

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

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

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

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笺文帝

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訟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委以為惟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辭多不可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

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

千人不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比日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蠻詩書藪載言其難也斯比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今魯曾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闞廡曰師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龍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明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開宗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干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鸞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有捷若本者

也戰國策曰樂毅輕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被張魯

拍累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

不可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於雖有孫曰墨斃力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以今魯罪無由禁惡

聘奔牛之詐孫吳勒稔厲莽縱使空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謂平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幸矣李梁猶在強楚楚控謀左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奔小國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日季梁在河益注曰

季梁隋既至眾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地筭為

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

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若乃距陽平據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无攻也

石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

駟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牛尾執奴而奔燕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街枝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城中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此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
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不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
前聞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游惟息惟澳者
高唐者効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
學藻續之陳留記曰襄邑漁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
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

仁猶跋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
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情七靖人邴原別傳曰原遊

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

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綠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雨鴻雀

戩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

鴈高飛不集汙池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

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又玄揮勁翻陵

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立言必

駮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所圖書